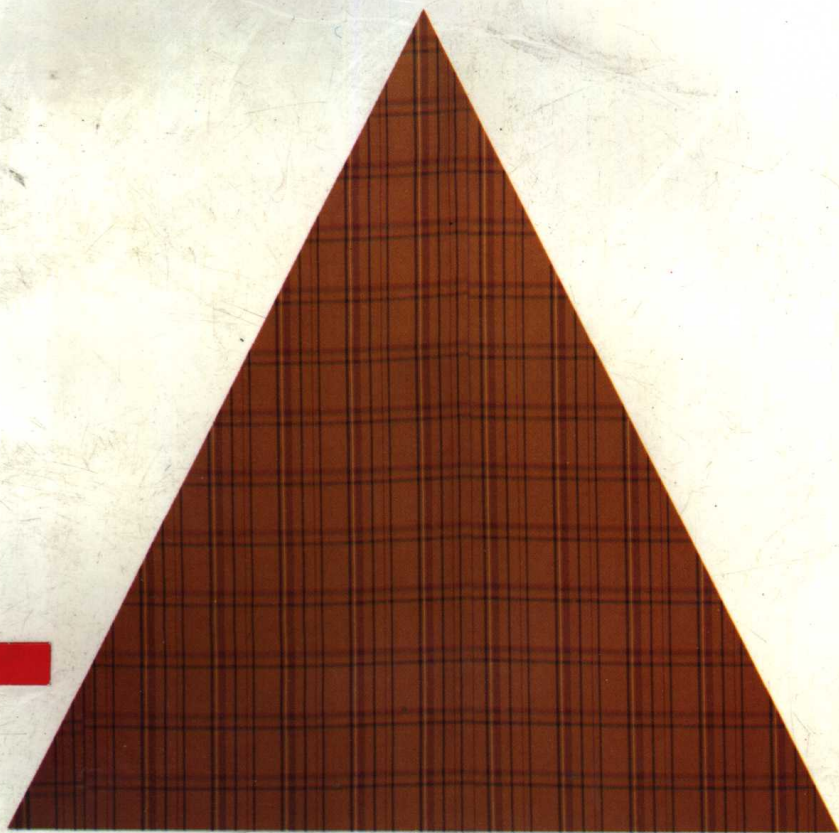


终生教育的里程

——日本女性与国际会议

[日] 野村佳子

修 刚 张晓希 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终生教育的里程

——日本女性与国际会议

(日) 野村佳子 著

修 刚 译
张 晓 希

南开大学出版社

[津]新登字 011 号

责任编辑 焦静宜
装帧设计 丁沙铃

终生教育的里程

——日本女性与国际会议

(日)野村佳子 著

修刚 张晓希 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335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宝坻第四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插页:4

字数:173 千 印数:1—3000

ISBN 7-310-00675-5

G·106 定价:17.60元

作者前言

我从事终生教育活动始于60年代初,已经为之奋斗了三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除了内部出版物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便是《终生教育的里程——日本女性与国际会议》(原题为《主婦たちの国際会議——生涯教育の道程》)。

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我亲生的长子或长女。正因为如此,不管其内容怎样幼稚和不足,我都对其感到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爱惜之情,仿佛就是另一个自我。在其中凝聚着我人生中的每一幕新的经验和宝贵的机遇。

1978年作为一名日本的家庭主妇,我第一次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终生教育国际会议。《终生教育的里程》正是以这次会议的记录为主、并收进了其后长年与各国进行交流的经过、许多国际会议时的基调和报告、讲演及投稿、对话等。

对我来讲感到无上光荣和喜悦的是我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首次作为外文文本出版,便是在贵国出版了中文版。对此,我在感到喜出望外的同时也感到可以说是深深的宿缘的

一种必然。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形成我的终生教育理论的潜在的动机正是基于东方自然观的一种哲理。构成其思想要素的许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的影响。

早在日本古代，公元 607 年开始，日本就派出了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前后近三百年。这期间从中国吸收了孕育、成长于中国大地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中国的儒教、道教，还有佛教，以及经过丝绸之路带来的中东等外国文化。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溶于日本固有的文化和充满生机的大地，与近、现代科学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多层文化。这一漫长传统文化根源在养育我们的日本的自然、气候、风土人情的培育之下不断地发展、延续，同时在我的内心中形成了很深的思想，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成为我的终生教育活动动力的强大要素之一的是这一“思想”，另一个便是我所处的时代——在多愁善感的青春时代经历了战争的不幸时代。

与东方自然观所具有的“调和与肯定”的思想相反的是战争所具有的“破坏与否定”。这两大要素的矛盾使我把恢复人的尊严及“对于和平的向往”作为我终生的主题。

这一潜在的动机被对于其后的 60 年代初期经济高度增长长期的日本社会所面临的青少年的不幸而痛心、1969 年我第一次环球旅行时所强烈感受到的“地球命运共同体”的意识、1974 年首次出席国际会议时所感受到的与西欧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的对照等的直接动机所触发，在其后三十多年的国内外活动中形成了我始终如一的内在的原动力，并贯穿于我的整个活动。

野村终生教育活动,从动机上讲从最初开始就同时具有宏观和微观两种动机。微观上讲,有青少年逃学、失足、自杀等发生在日本国内及我们身边的育人的课题。宏观上讲,有人类共同关心的国际性、全球性问题。因此,从欲达到的目的来讲,也是要把宏观、微观两个课题一直作为目标来开展各项活动的。

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1974年出席在比利时的鲁文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时深深感到,一切按西方式的科学合理主义、数量主义进行的会议中必须补充上东方精神文化。以此为契机,我开始了从东方向西方架起一座桥梁的工作。本书所收录的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国际会议和其后的各种国际交流都始于这一工作的延长线。这也是正确评价东方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东方思想中,我找到了打通领导本世纪的西欧科学文明、物质文明所带来的死胡同大门的一把钥匙,找到了可以补充西方文明的缺欠,并引导其前进,为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第三种文明作贡献的新的价值观。

当今时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青少年问题、人性的丧失、家庭的崩溃等诸多问题,使世界正出现着一种新的病态。

以这种病态为背景,产生了进行世界性教育改革的呼声,在这种呼声下产生的改革理念正是终生教育。

因此,我把东方的“自然观”——同时是“生命观”、宇宙观的哲理作为终生教育的基本原理进行探讨和追求,并把其作为让世界都能理解的恢复“人的尊严”与理性的普遍教育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着,现在已在世界7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情的

纽带。

1991年，我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协会天津分会的邀请访问了北京、天津。当我走下飞机，看到熟悉的汉字时，不仅感到一种安心感，而且感到了共享同一种文化的幸福。

在访华时，我在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进行了演讲，结束后，天津市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于慷女士讲到“野村理事长从宇宙角度论述了教育，特别是指出了东方文明具有完善、补充领导近代以来的世界科技文明的巨大作用，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热切希望继续与野村终生教育中心进行交流。”听到于会长的这番讲话，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我们的协作是强有力的。我深深感到了今后可以共同为世界做出贡献的喜悦之情。

我的这本文书记录了我们为了世界和平，由东方向西方架起一座国际桥梁的活动和思想。能够将这一不甚成熟的记录献给中国的读者们我感到万分荣幸。最后在本书出版之际，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劳的两位译者——修刚、张晓希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野村佳子

1994年1月10日

序 言

我第一次到日本时，可以说对日本知之甚少。通过报刊、杂志补充了我在学校学到的贫乏知识，只知道其在战争的混乱之后，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对我来讲，当时感到不可思议而至今仍感到奇异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使之取得了如此巨大进步，是什么力量让数字雄辩地证明了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个国家的数百万的男女老少共同的感受、认识、传递思想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在大街上和旅馆的前厅遇到的每一个人究竟对人生有什么期待，我真心希望知道有关的知识，哪怕是一点点碎片。

我过去一直是通过美术来理解日本人的感受和认识世界的方法的。同那些把造型艺术的创造性表现作为首要问题加以重视的人们一样，我也对北斋、歌麿、广重的作品及充满力度、精雕细琢的日本工艺美术作品赞叹不已。另外通过电影，我也知道了许多有关日本过去的历史和风俗习惯。

通过这些方法，我开始懂得了著名美术史学家爱丽·福尔所说的日本魂的含义。这当然十分重要、有益，但不可否认

的是这些都只是表面的东西。若要进一步了解,就有必要与理所当然的中介人——生活在日本的人们接触。对我来讲,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得到了与和我一样关心同样问题的人们交往的机会。超出了我的期待,在这些人当中,有教育家,特别是成人教育专家。大部分场合,我们跨越了语言的障碍,用我们“共同的语言”进行了交流。在日本,有许多学者把教育活动扩展到人的整个一生,将其作为一个综合的范畴,适用于人格形成的一切活动。就是说要从幼儿、少年、成人的水平上,从制度到内容对教育方式进行根本的改革。

我最近要在几本书中阐述的终生教育的理论主题,在日本都能找到,并且阐述得十分详细。

在使我了解到日本的固有思想、感性的中介人中,野村夫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日本期间,虽然没能相见,但在最近几年举行的各种会议、活动中有机会与野村夫人共事。在这些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是野村夫人领导的野村终生教育中心在欧洲,特别是在我们法国举办的国际会议。

每当我想到从遥远的地方为这些国际会议做准备遇到的各种困难时,就按捺不住对野村夫人及同伴们的组织能力的赞叹之情。然而,这若与在这些国际会议中向我们传达的内容相比,则要排到第二位了。尽可能地让与会者广泛了解参加者的提案是开这种会议的根本所在。几乎所有的提案都是我所知的。但是对于来自地球另一侧的信息和问候,我自然怀有特别的兴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主持人野村夫人所讲的事情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在与野村夫人等相识以前,对于日本人的成人教育领域正在开展什么活动,我只是模糊地知道一些。但是据我所知,

日本是世界上国民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这一事实部分地回答了我所持有的疑问——日本国民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果。但是日本人的能量似乎还为一种强烈的情感所支配，所推动。这就是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罕见的，归属于社会统一性和一流国家的强烈意识。

我所具有的对于这些或多或少的事实的直感，通过与野村夫人的交往而得到大幅度地强化、丰富和补充。虽然我所具有的知识还不足以正确地评价野村夫人在日本知识阶层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通过与其交往，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了日本人的智慧、精神世界的细微部分。没有一个人不会不从与野村夫人接触的时候起就为其对文化教育问题的高见卓识、欲说服对方的高度热情、如同传教士般的热忱所感动。无论是什么时候，她的那种热忱都始终不变。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被怀疑所困扰、对自己的立场感到踌躇的时代，而野村夫人是这个时代中具有我们必须要有有的坚定信念的代表。

通过翻译，我从野村夫人的思想中理解到了支配其行动的思想之高贵，她欲努力达到的目标之伟大。她坚信，没有终生教育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能量就不可能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建立起一个把急剧变化的社会的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统一起来的、现代文明的、坚固的、协调的框架。

16 世纪的一个教会的创始人曾经说过：“若失去了灵魂，即便获得了世界又有什么意义。”这句在几世纪前就充满真实的话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我们生活的产业社会中，人的能力在几十年间几乎提高了数倍。但是这种社会的技术、经济基础的建立却几乎剥夺了人们的创造性和想像力。传统的信条和生活模式被动摇，关于做人的条件，个人、集体的命运

的传统说法与现实生活疏远了，成为与人们的需求无缘的东西。所以日益不为人们所相信，信奉者也逐渐消失了。为了不陷入那种将自己的存在视为无聊的颓废状态，为了与自己的命运和解，就必须通过文化的活动进行探索，即探索迄今为止几乎未被开发的人的本质这一资源。人不是失去了创造能力，重要的是在建设而不是破坏的展望下正确运用创造力。我深感这一点是我与野村夫人共同的信条所在。

我们共同信条的第二点是必须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间的理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能靠自己就可以找出圆满解决上述诸种问题的方法。都必须学习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的经验。比如，我们法国若不学习邻国德国的音乐、哲学，不把斯拉夫、古英语的诗歌、小说作为取之不尽的丰富源泉，我们的文化生活就很难走出贫瘠的土地。战后，使法国小说家的思想和文体焕然一新的是福克纳的作品、海明威的作品。相反，正如众多不幸的事例所表现的那样，试图用封闭国境的方式来拒绝精神思想的传播，不仅会使本国文化贫乏，还会酿成敌意和攻击。

基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说野村夫人的工作为在东西方文化间建立起持续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西方人必须向佛教的智慧与文化的圣地印度、中国、日本等国的宗教思想的教诲学习。感谢上帝，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到了野村夫人的思想基础是有卓越文化背景的这一事实。

在与野村夫人的交往中，我自始至终对由女性们开展起这项使教育、各国国民文明与文化紧密相连的活动而感慨万分。当然，对日本女性的地位、作用过早下结论是危险的。但是，通过与这些杰出的女性及同伴们的交流，我知道了在我们

追求人生理想和目的的时代中，全体人类可以寄希望于女性，必须寄希望于女性的伟大贡献，这一事实在此也得到了证明。无需再去谈论男女的各自所长，但我确信的是，女性们一旦对自己的意见、目标确立自信后，就会显示出对那些使男性们踌躇不前的障碍不屑一顾的决心与热情。几个世纪以来，社会集团的认识、行动方式一直以男性为主体。女性们一旦从这种支配中解脱出来，即使出于争得威严，也会争取自由。这样的女性们不会去从虚伪刻薄性的权力竞争中去寻求对个人生活的不满的补偿，女性们将从长期被禁锢的地方解脱出来，不仅在个人生活，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在国民生活的所有领域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这是不可缺少的。

只有认识到上述事实，才可以说野村夫人这样的楷模的思想及活动是最值得注目的。

[法] 保尔·朗格朗

1986年3月

目 录

作者前言	(1)
序 言	(1)
第一部 主妇与国际会议——为了未来的孩子们	(1)
第二次终生教育国际会议 于巴黎	(2)
巴黎与黄八丈	(2)
探索共存的秩序	(15)
漫长的里程——由东向西架起的桥梁	(43)
终生教育二十多年的里程	(43)
第二部 家庭·人·终生教育	(64)
第三次邦·库莱世界会议 于布鲁塞尔	(65)
邦·库莱与我	(65)
余暇的本质与选择	(67)
第四次邦·库莱世界会议 于布鲁塞尔	(72)
余暇与未来社会	(72)
终生教育的今日课题	(76)
第三十次 WEF 世界会议 于伦敦	(88)
相聚在泰晤士河畔	(88)
日本的终生教育	(92)

投给《道德教育杂志》的稿件	(98)
与英国成员的交流	(98)
野村终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00)
精神卫生世界会议 于萨尔茨堡	(112)
外行与专家	(112)
家庭的作用与价值	(116)
职业精神卫生世界会议 于斯德哥尔摩	(125)
不为人知的日本	(125)
终生教育的作用——日本的经验	(128)
第三部 世界明天纵横谈	(137)
与杰尔比博士的谈话 于巴黎	(138)
在法国大革命纪念日的革命歌曲中	(138)
关于异质的统一	(142)
与朗格朗博士的谈话 于尼斯	(158)
尼斯蔚蓝的大海	(158)
关于终生教育事业的推进与发展	(162)
来自于国际成人教育协会巴黎会议的报告	(187)
作者年谱	(194)
后记	(203)
作者介绍	(206)
译者后记	(207)

第一部

主妇与国际会议

——为了未来的孩子们



第一次终生教育国际会议（1977，东京，日本时报提供）

第二次终生教育国际会议

于巴黎

巴黎与黄八丈^①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当我漫步在通往蒙马特尔的路上，突然想起了“巴黎与黄八丈”的题目。

每每参加国际会议，我都穿和服，所以那次大概也是穿着平素穿的那套条纹和服漫步在巴黎的街头吧。

与十几年前相比，这身打扮在巴黎和伦敦已不再引人注目了，但是到了乡下和偏远地方，和服似乎还是奇异的民族服装。日本对于那里竟是那样遥远的异国他乡。

如此说来，日本的真正的思想怎能在少数杰出人物的会议上被正确理解呢？特别是在西方化中建筑起现代化的日本更是如此。我常想，经过漫长历史创造出来的传统形成的、在生活中潜移默化的真正日本仅靠政治家领域、专家范围的公式化会议是不能被正确、真实地宣传的。

主妇与国际会议、巴黎与黄八丈，这一对比一直长期地浮

^① 黄八丈为一种绸织品，在黄地上织入茶色等横纹，因产地为伊豆八丈岛而得名。

现在我的脑海中。在国外最初举办的终生教育国际会议是在法国巴黎。那是八年前的1978年。这次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东京召开的，巴黎会议四年后在西德科隆举办了第三次，今年(1986年)10月将举办第四次国际会议，准备将会址再次设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位于近郊的马里·卢·罗的国立成人教育研究所。现在正在进行准备。去年(1985年)9月，为了做准备工作，我们曾拜访了欧洲各国的知己和朋友。

八年的岁月带来了何等大的变化！第一次踏上异国他乡，与陌生人交往时的那种紧张、提心吊胆、拘束，现在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亲近感和期待着与众多的友人们相聚的迫切心情。

第一次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的情景跨越了八年的岁月，又重新浮现在我眼前。

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间我在日本国内一直坚持开展终生教育活动。但在国外召开会议还确无先例。为此，我们在会议之前，为了做好准备，先访问了欧洲各国。

首先，我们拜访了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日本常驻代表。当时任常驻代表的是荒木忠男先生。当我们向他讲述了开会的意向时，个子不高、一幅孩子相的荒木先生涨红了脸，以非常严厉的态度高声说道：“你们这些家庭妇女竟然要在世界舞台上开会，岂有此理！”看到他那激昂的样子，同行的终生教育中心的年轻组员吓得脸色苍白，差一点昏过去。

几年后，荒木先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过：“当时我想，没有什么国际经验的家庭妇女们竟然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舞台，邀请欧洲的专家就那些连用日语都议论不清的广泛